

沈归愚叹为绝唱。”

论争的余波

与沈德潜的“重在参与”不同，年辈差不多的清朝宗室恒仁，倒是轻轻松松地在他《月山诗话》中表示了看法：

唐人七言绝句，李于鳞推“秦时明月”为压卷，其见解独出王氏二美之上。王阮亭犹以为未允，别取“渭城”、“白帝”、“奉帚平明”、“黄河远上”四首。按“黄河远上”王敬美已举之矣；其“渭城”三诗，细味之，实不如“秦时明月”之用意深远也。

恒仁的看法很明确，他赞同李攀龙的主张，不过并没有把赞同的理由申说透彻，而所谓“用意深远”，也似乎隐然为王世贞的“有意无意”而发。或许恒仁身为宗室，所虑所思，高出他人一筹吧。

恒仁之后，潘德舆也是力挺李攀龙的一个，他在《养一斋诗话》中这样写道：

李于鳞论唐人七绝，以王龙标“秦时明月”为第一，人多不服。王敬美云：“于鳞击节‘秦时明月’四字耳。”按于鳞雅好短订字句为奇，故敬美用此刺之。然敬美首选“黄河远上”、“蒲桃美酒”二诗，究之调高议正，仍以“秦时明月”一篇为最，不得缘于癖好奇而抑此名构也。

“调高议正”，这就比恒仁高明得多。

主气与主神

显然，由于“沧溟、凤洲主气，阮亭主神，各自有见”，这场有关谁是七绝第一的论争早已先天注定，没有赢家。

王世贞在《徐汝思诗集序》中说：“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严，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今之操觚者，日晓晓焉窃元和、长庆之余似而祖述之，气则漓矣，意纤然露矣，歌之无声也，目之无色也，按之无力也。彼犹不自悟悔，而且高举而阔视曰：‘吾何以盛唐为哉！’至少陵氏直土苴耳。”以气、声、色、力、意五者标举盛唐，这应该是明后七子特别是他与李攀龙的共同观念。因而在论及“第一”的话题上表情虽然有些尴尬，但最终仍能协调一致的根本所在。

王士禛则自称“最喜‘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八字”（《香祖笔记》），又说“‘神韵’二字，余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池北偶谈》），又“疾夫世之依附盛唐者，但知学为‘九天阊阖’、‘万国衣冠’之语，而自命高华，自矜为壮丽，按之其中，毫无生气”，故录“王右丞以下四十二人”隽永超诣之作编为《唐贤三昧集》，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笔者手边正有清代黄培芳批点的双色本，而“秦时明月”等作也赫然在列，工后茶余，一卷在手，颇得赏心悦目之乐。

* * *

如今，曾经卷入这场论争的人早已离世远去，他们身后留下的文字，却值得后人细细咀嚼。如果撇开主观的局限、历史的偏见，仅就诗歌所传递的社会效果着眼，正如潘德舆所传说的“调高议正，究以‘秦时明月’一篇为最”。固然，这是一首因频年征伐、劳师无功而缅怀良将之作，但既没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惆怅，没有“玉颜不及寒鸦色”的怨尤，也没有“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无奈，更没有“古来征战几人回”的伤感。那么换一个读法，譬如求之以王世贞所谓的“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之间，不也展示了守卫国土的坚定信念，具有鼓动士气民心的意义，毕竟这是那个时代的正能量，何不给上一票？

喋喋不休话第一

◆ 吴 忱

萬唐詩人絕句
從軍行五首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離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万首唐人绝句》

于鵠雖陶名不甚著而絕句頗多雅音
李義山用意深微使事穩愜直欲於前賢之外另闢一奇絕句秘藏至是盡洩後人更無可以展拓處也
王阮亭司寇刪定洪氏唐人萬首絕句以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渾之黃河遠上為歷歷難忘於前人之舉蒲萄美酒秦時明月者矣近沈歸愚宗伯亦效舉數首以續之今按其所舉惟杜牧煙籠寒水一首為當其柳宗元之破額山前

▲《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慶獨多至二百首按少陵七律止一百五其雄壯鏗鏘過於一時而古意亦少矣突禪之後世興業時文盛面古文衰廢自然之理思按杜陵詩集載諸公獨富而七律較諸體為少非若子瞻輩專以此見長者太白自然自是不工此體為得謂多者反不如少者乎如謂律多則古意衰則王孟五言恐亦不免畢業之謂矣
唐人七言絕句李于鱗推秦時明月為壓卷其見解獨出王氏一美之王阮亭猶以為未允別取渭城白帝秦帝平明黃河遠上四首按黃河遠上王敬美已舉之矣其渭城三詩細味之實不如秦時明月之用意深遠

▲《月山诗话》

宋征舆曰：“明妃曲得此方称。”然而，他的诗好之者虽众，却不避模拟剿袭，能入而不能出，千篇如一，读之令人厌倦，不得不说王世懋是切中了他的七寸要害的。

清人的意见

清代初期，主盟海内诗坛数十年的王士禛首发其难，通过编定《唐人万首绝句选》一书推出了他的意见：

七言初唐风调未谐，开元、天宝诸名家无美不备，李白、王昌龄尤为擅场。昔李沧溟推“秦时明月汉时关”一首压卷，余以为未允。必求压卷，则王维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龄之“奉帚平明”，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其庶几乎！而终唐之世，绝句亦无出四章之右者矣。

王士禛意在否定李攀龙的主张，一口气举出四首压卷之作，诗的题材也不限于边塞一类了。他用王昌龄的“奉帚平明”替代了有争议的“秦时明月”，保留了王世懋的“黄河远上”，余兴未尽，又添上了他心目中的另外两首盛唐杰作。不过王维的“渭城朝雨”，同他所写的很多律

玉门关。

前一首王世贞《艺苑卮言》称道说：“‘葡萄美酒’一绝，便是无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尔。”李慎《诗法易简录》也说：“意甚沉痛，而措语含蓄，斯为绝句正宗。”《唐人万首绝句选》则有宋顾乐之评曰：“气格俱胜，盛唐绝作。”

后一首有吴逸一《唐诗正声》的评语：“神气内敛，骨力全融，意沉而调响。满目征人苦情，妙在含蓄不露。”又有黄生《唐诗摘钞》的论说：“王龙标‘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李君虞‘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与此并同一意，然不及此作，以其含蓄深永，只用‘何须’二字略略见意故耳。”薛雪《一瓢诗话》则曰：“苦思妙响，尤得风人之旨。”而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凡例》更称：“摩诘、少伯、太白三家，鼎足而立。王之涣独以‘黄河远上’一篇当之，彼不厌其多，此不愧其少，可谓拔戟自成一队。”以王诗之一抵过三家之百，正所谓倾倒备至的了！

持反对意见的当然不止王氏，如同时代的胡应麟，他的《诗薮》就说：“‘秦时明月’，在少伯自为常调，于鳞不察而和之，非定论也。”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也说：“王少伯七绝宫词、闺怨，尽多极诣之作。若边词‘秦时明月’一绝，发端句虽奇，而后劲尚属中驷。于鳞遽取压卷，尚须商榷。”可谓持平之论，对照后来赵翼意、气、味三者的要求，这首诗虽然大气盘桓，风度不凡，但也许是兴味稍薄，总令人感到欠缺了些什么。

的确，不说别的，单说在人称“七绝圣手”王昌龄自己的诗集中，将“秦时明月”作为压卷是否压得住也是个问题。譬如最著名的那首《长信秋词》：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暂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朱庭珍《筱园诗话》指出此诗：“用意全在言外，而措辞微婉，浑然不露，又出以摇曳之笔，神味不随词意俱尽，所以入妙，非但以风调见长也。”以委婉含蓄之笔，传哀怨悱恻之思，是王昌龄所独擅，如今李攀龙舍彼之长、扬彼之短，胡震亨的质疑有根有据。

清代诗评家钟官城《观我生斋诗话》说：“七绝须有气有神，而其入妙尤在于声。要以平常语写出深情，而音节铿然，读之有弦外之音，斯为合作。”那末，王世懋上面所举的两首《凉州词》是当之而无愧色的。

世懋为何不以李攀龙称赏“秦时明月”四字为然呢？原来诗歌到了尊唐抑宋的明代，李攀龙是用盛唐的调门写他明代的诗最成功的一个，甚至有人说他写的诗比唐诗还要唐诗。秘诀就是在诗中多用地名人名，加之格调调整，增加了诗的重重感和分量感。譬如他的《塞上曲送元美》：“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断接长安。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陈子龙曰：“不愧盛唐。”《席上鼓吹歌送元美》：“碧天无尽白云孤，到日扁舟落五湖。不见蓟门秋草色，愁心明月满姑苏。”宋征舆曰：“置之江宁集中，不复辨矣。”又《寄元美》：“渔阳烽火暗西山，一片征鸿海上还。多少胡笳吹不断，秋风先入蓟门关。”李雯曰：“何减龙标。”又《和聂仪部明妃曲》：“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

前不久有一首诗歌得了什么大奖，可圈内人并不买账，上门叫板，提出要一对一单挑。谁是当代第一，这个话题其实很无聊，没人会一本正经对待，好比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不说当代有第一之争，古人也何尝不争，不过不是争自己的，相反，是为自己所推崇的古人的作品而争，温文儒雅，从容不迫，争论绵延了数百年之久，但结果还是各争各的，迄无定论。

争论的起因

这场争论的始作俑者是明后七子的李攀龙（于鳞），因为他将王昌龄一首题为《出塞》的诗取为唐人七绝第一。其诗曰：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是一首各家选本都不会遗漏的名作，与其他们的边塞诗不同，很能鼓动人心。而后来的诗论家也不吝赞美之辞，如黄生的《唐诗摘钞》说：“中晚绝句涉议论便不佳，此诗亦涉议论，而未尝不佳。此何以故，风度胜故，情味胜故。”施补华《岷佣说诗》也说：“‘秦时明月’一首，‘黄河远上’一首，‘天山雪后’一首，皆边塞名作。意态雄杰，音节高亮，情思悱恻，令人百读不厌。”

想必李攀龙当时也不止读了多少遍，比较了多少遍，方始最终敲定。

明代的反响

当然不久就有响应，同是后七子的王世贞（元美），在他《艺苑卮言》中措辞委婉地说道：

李于鳞言唐人绝句，当以“秦时明月汉时关”压卷，余始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极工妙者。既而思之，若落意解，当别有所取，若以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间求之，不免此诗第一耳。

与王世贞否定之“否定”不同，他的弟弟王世懋（敬美）却斩钉截铁，表示异议，他在《艺圃撷余》中这样明白写道：

于鳞选唐七言绝句，取王龙标“秦时明月汉时关”为第一，以语人，多不服。于鳞意止击节“秦时明月”四字耳，必欲压卷，还当于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涣“黄河远上”二诗求之。

两兄弟的态度值得回味：他们一开始几乎是一致的，但王世贞中途变了计。这就涉及对诗的写作应当具有怎么样的审美意趣的话题。

清代大诗人赵翼曾提出对诗的总体审美要求是：“句中有意思，句外有气，句后有味。”反观“秦时明月”不免以议论为诗，只是虽“涉议论而未尝不佳”，可见王世贞一开始说“若落意解，当别有所取”，似乎有所保留，然碍于老朋友，在“若以有意无意”求之这一点上改变了初衷，做出了妥协，其实两面都不讨好。而王世懋坚持己见，另外提出了两首作为唐诗绝句第一的候选作品。两首都题作《凉州词》，一首是王翰的：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另一首是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到